

# 回憶馬克思

拉法格等著

東北書店印行

1949

---

## 回 憶 馬 克 思

著 作 者 拉 法 格 等  
出 版 者 東 北 書 店  
發 行 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

---

總 店 瀋陽市馬路灣  
分 店 瀋陽、哈爾濱、長春、齊齊哈爾、  
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安東、四  
平、錦州、承德、北安、瓦房店

---

1949. 3. 初版 長. 1—10 000.

# 目錄

憶馬克思	拉發格著	董秋斯譯	(一)
星期日在荒原上的遨遊	李卜克內西著	董秋斯譯	(二三)
馬克思與小孩子	李卜克內西著	董秋斯譯	(二九)
一個工人對於馬克思的回憶	萊斯奈爾著	林淡秋譯	(三五)
附			
馬克思是怎樣學習的	格略塞爾著	葆奎譯	(四六)
馬克思略傳	蕭三譯		(五四)
馬克思年表			(五九)
錄			

空白页

# 憶馬克思

拉發格著

## 一

我第一次見到馬克思是在一八六五年二月。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國際在聖馬丁堂(St Martin Hall)內舉行的大會中成立。我由巴黎被派了來報告這個新組織已有的進步。現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議員及該國在柏林大會代表之一的托蘭先生(Monsieur Tolain)給了我一封介紹信。

我那時是二十四歲。那第一次訪問所給我的印象是我終生不能忘記的。那時馬克思的體力不大好，但仍努力寫作『資本論』第一卷(在兩年後的一八六七年發表)。他擔心他不能完成這一部著作，所以格外喜歡接見青年人，他說：『我應當訓練在我死後繼續從事共產主義宣傳的人。』

馬克思在科學生活方面以及在社會活動方面都是適於作導師的人。他在上述兩方面的活動是如此密切的交結着，我們若不把他同時看作科學家和社會主義的戰士，便永遠不能瞭解他。在一方面，他承認每一種科學應當爲了其本身的緣故求發展，並且當我們從事科學研究的時候，我們不必關心我們的工作的最後效果，不過在另一方面，他主張

一個有學術修養的人，假如他要免去他的能力的衰退，永不應當停止參加社會事業——不應當甘心把自己關在他的研究室或實驗室中，而避開當代人的生活及其社會的和政治的鬭爭。

『科學不應當是一種自私的娛樂。凡有專心從事科學研究之幸運的人，都應當把他們的知識用在人類服務上。』他喜歡說的話中有一句是，『爲世界工作』。

雖然他深心同情工人階級的困苦，不過使他採取共產主義的觀點的，却並不是任何感情的作用，乃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他以為一切無偏見的人，一切不爲私人的利益所左右的的人，一切不爲階級的偏見所蒙蔽的人，必然達到同樣的結論。雖然他研究人類社會之經濟的和政治的發展時沒有任何成見，但當他下筆著作時，却具有廣布他的研究之結果的確定目的。他的既定計劃是爲直到他那時還迷失在烏托邦的烟霧中的社會運動提供一個科學的基礎。至於社會活動方面，他參加的目的是只爲了工人階級的勝利。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便是，當它一旦取得社會上政治的和經濟的領導地位，便要建立共產主義。正如資產階級一旦得勢，他的使命便是，破除妨害農業和工業發展的封建束縛；開始商品和人力的自由活動，開始僱主和工人之間的自由契約；集中生產和交換的手段。因而，不自覺地，爲將來的共產主義的社會預備下物質的和智能的基礎。

馬克思並不把他的活動限制在他的出生地上。『我是一個世界的公民，』他常說，『我流落到什麼地方，便在什麼地方工作。』實際上，他爲事業和政治迫害驅逐到比英等國，他便在那些國家的一切革命運動中演一個主要的部分。

但當我第一次訪問時，我在他麥特蘭公園路(Maitland Park Road)的書室中見到他，依我那時看來，他並不是一個不倦的和無比的政治煽動者，却是一位學問家。這一個房間已經成爲史蹟了。文明世界各地願與這位大師商量社會主義思想的人都聚到這裏來。凡要親切地認識馬克思的學術生活的人，都應當對於這一間工作室有一個清楚的觀念。這房間是在二樓上，一個向着公園的大窗子供給很好的光綫。火爐面對窗子，兩旁是書架，書架上面是報紙和稿件的包裹，一直堆積到天花板。在窗子的一邊，擺着兩張桌子，上面也是各種文件、報紙和書籍。在房間的中部，光綫最好的地方，是一個三尺長二尺寬質樸無華的小寫字台和一把曲背的有靠手的椅子。在這把椅子和一個書架中間，面對着窗子，是一個皮面沙法，馬克思有時躺在上面休息一下。壁爐架上堆的還是書，雜有紙烟、火柴匣、烟草罐、鎮紙器，以及他的女兒們的、他的夫人的、恩格斯的和烏爾夫(Wilhelm Wolf)的照像。馬克思是一個吸烟很多的人。『由「資本論」得來的錢怕不能抵償我寫它時所吸的紙烟，』他對我說。不過他把火柴用得更浪費。他時常忘記他的烟斗或紙烟，所以必須不斷地點火，在一個難以相信的短時間便用完一匣火柴。他從來不許任何人整理(實際上是擾亂)他的書籍和文件。這種滿眼的紛亂只是表面上的。實際上，每一件東西都在它適當的位置，他可以信手拿到他所要的書籍或稿件。在談話的時候，他時常停止一剎那，指出一本書中有關的片段，或找出一個數字來作參考。他同他的書室合爲一體，那裏邊的書籍和文件好像他的四肢一般服從他的命令。

當他安置書的時候，他不關心外表。四開本的和八開本的大小書籍，就體積和式樣來說，雜亂無章地放在一起。使他感覺興趣的是這些書的內容。在他看來，書籍是知識工具，不是奢侈品。『它們都是我的奴隸』，他常說，『應當作我吩咐它們作的事。』他並不關心書的樣式，書的裝釘，紙張或印刷的美觀；他總是隨意折角，隨意畫綫，並在邊上用鉛筆標記。他不他的書上加註，不過當一個作者的文字失檢的時候，他禁不住要畫一個問號或驚嘆號。他的畫綫法使他隨時能參考任何需要的文字。每過幾年，他便重讀一次他的筆記簿和他讀過的書中特別好的片段，以恢復他的記憶——他的記憶本是極端強大和準確的。從很早的年齡起，他便已按照黑格爾記誦不流暢的詩句的辦法來鍛鍊他的記憶力。

他能背誦海涅和歌德的許多詩句，常在談話時引用這些詩人的作品。誠然，他以歐洲大多數語言讀了許多的詩。每過一年他總要用原文重讀一次艾斯啓拉（*Aeschylus*）的作品，他把這位作家和莎士比亞看作世界上空前的兩個最偉大的戲劇天才。他對於莎士比亞懷着無限的讚美。他在這位英國劇作家身上下過一番苦功，就連那些比較小的脚色他都很熟悉。在馬克思家庭中，有一種真正的莎士比亞崇拜熱，而他的三個女兒能記誦巴德（*Bard*）的許多作品。一八四八年以後不久，馬克思爲要充實他對於英文的知識（他已經能讀得很好），他把莎士比亞所有最特出的詞句格式分類列出來；他對於科伯特（*William Cobbett*），也用同樣的辦法，因爲他也很尊敬這位作家。但丁和勃恩士（*Burns*）也在他所愛好的詩人以內，聽他的女兒們背誦勃恩士的諷刺詩或唱這蘇格



蘭作家的情歌，對於他總是一種娛樂。

勤勉的科學專家屈維爾 (*Cuvier*)，作巴黎博物院 (*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現改爲 *Jardin des Plantes*) 院長的時候，有一些設備了專爲他個人用的工作室。這些房間的每一間專供一個特殊的研究部門用，其中爲了這種研究設備有必需的書籍、器具、解剖用品，等等。當在一種工作上感到疲倦的時候，屈維爾遷入別的房间，覺得勞心工作上的一種變換正如休息一樣有益。馬克思，與屈維爾一般，不斷地工作，但他却沒有這位法國比較解剖學家那樣設備幾個工作室的財力。他藉了在室中踱來踱去以休息他的腦筋，所以門窗之間的地氈已經破成一道清楚的溝，好似穿過草地上的的一條小徑。有時他躺在沙发上讀一本小說，同時預備兩三種，輪流着讀——因爲，正如達爾文，他是一個偉大的小說讀者。他很喜歡十八世紀的小說，格外愛好費爾丁 (*Ferdinand*) 的 *Tom Jones*。在當代小說家中，他所喜歡的是科克 (*Paul de Kock*)、利維爾 (*Charles Leyer*)，大仲馬 (*the elder Dumas*)，和斯葛德 (*Sir Walter Scott*)，他把後者的『老人』 (*Old Mortality*) 看作一篇傑作。他對於冒險故事和諷諧小說有一種偏好。他以塞凡提斯和巴爾札克 (*Balzac*) 爲最偉大的小說作家。『吉訶德先生』是詠騎士精神之衰落的史詩，新興資產階級把這種德行描寫作荒謬可笑的东西。他對於巴爾札克是如此的欣賞，以至他曾計劃，在完成他的經濟學研究的時候，寫一篇『人類的喜劇』 (*La comédie humaine*) 的評論。馬克思不僅把巴爾札克看作他當時社會生活的歷史家，乃更看作前知的創造者，他所創造的人物的典型，在路易·費力普 (*Lou-*

ts philippe) 的統治下，還只好在胚胎狀態中，直到巴爾札克死後，第二帝國的時候，才得到充分的發展。

馬克思幾乎能讀所有重要的歐洲語文，並能把德法英三種文字寫得很好，使所有精通這些文字的人加以讚美；他喜歡說，『一種外國文字是人生鬪爭中的一種武器。』他有一種特殊的語文天才，他的女兒們都稟賦有這種遺傳。當他開始學俄文的時候，他已經是五十歲。雖然他已經通曉的死的和活的語文對於斯拉夫語根的研究並沒有什麼幫助，他在六個月的期間竟能有這樣的進步，能從原文讀他最重視的作家（普希金、果戈爾、和謝德林）的作品。但他學俄文的主要理由却在於讀某種官方報告——這報告已為政府禁止，因為其中所揭露的內幕是太可怕了。有幾個熱心的朋友設法為馬克思取得若干本，沒有什麼疑問，他是見到這東西的唯一的西方經濟學家了。

在讀詩和小說以外，馬克思還有一種很奇特的休養腦力的方法，那便是他非常愛好的數學。代數甚至能給他一種精神的慰藉；在風濤險惡的生活中最痛苦的時刻，他便避到那裏邊去。在他的夫人最後一次患病的日子中，他覺得不能進行往常的工作，他的唯一逃避清楚思想的方法便是把自己沉沒入數學中去。在這一個人憂傷的時期，他寫了一篇關於微積分的論文。讀過這篇論文的數學專家們，都認為十分重要，這篇論文就要在他全集中發表出來了。在這種高級數學中，他可以在它最合邏輯的形式中，同時也在它最簡單的形式中，看出辯證法的活動。按照他的思想方法，一種科學未達到能利用數學的形式時，便不會有適當的發展。

馬克思的書庫，藏有一生辛苦收集來的一千多部書，並不能滿足他的需要；許多年來他是大英博物院讀書室的常川顧客，他十分重視這地方的書目。就連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他是一個十分淵博的人；他的淵博不限於他所擅長的經濟學，實在普及於許多國家的歷史、哲學、和純文學。

雖然他從來睡得很晚，但總在晨八九時之間起床。喝過一杯黑咖啡，流覽一下報紙；他便走入他的研究室，在那兒一直工作到翌晨兩三點鐘——只有在用飯時停一下，天氣好時，也在罕普斯登荒原（*Hempstead Heath*）散一散步。在白天，他大致在沙法上睡一二小時。當他年青的時候，他時常通宵不斷地工作。對於馬克思，工作已經成了一種嗜好，而且是一種如此迷人的嗜好，時常使他忘記吃飯。在他到餐室來以前，時常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催請；還沒有吞下最後一口飯，他便又走向他的書桌去了。他是一個食量不大的人，有時必須用加味的食物，如火腿、薰魚、魚子醬、和醃菜，來刺激一下他那減退的食慾。他的胃口必須為他的腦力之強大活動付出代價，實際上，他的整個身體都為他的腦力活動犧牲了。思想是他無上的享樂。我過去常聽他引證黑格爾（他早年的哲學導師）的話道：『即使是一個壞人的罪惡思想也比諸天的奇蹟更莊嚴更優美。』

沒有疑問他必得有一個很強健的身體，否則他斷然不能禁受那樣不平常的一種生活方式，也不能禁受那樣辛苦的智力勞動。實際上，他的身體是構造得很健全的。一個超過中等高度的人，他有寬闊的肩膊和深厚的胸膛，他的四肢大體上是很勻稱的，雖然他

的腿比起身體來是太短了一點（猶太族的人常是這樣的）。年青時他是一個天才的運動家，這一點使他的體力超出一般人之上。他保持下來的唯一的運動便是散步。他可以一氣走幾個鐘頭，以至爬幾個鐘頭的山，不斷的談話和吸煙，不帶一點疲倦的樣子。若說他在書室中踱來踱去時作了許多工作，也並不為過。只有在間歇的時間，他才坐在書桌旁邊，把踱地板時想好的東西記在紙上。在這樣散步的時候，他也喜歡談話，如果這主題變得格外費神，他才時時停下他的脚步。

多年來我習慣於參加他的晚間散步，走過罕普斯兌荒原和以外的田地，就在那時我通曉了經濟學原理。在這些談話中，他不自覺地把他那時正在著作的『資本論』第一卷全部解說給我聽。我一回到家中，便盡可能地記下我所聽到的東西的要點；不過在一開始我覺得很難追隨馬克思那淵博而繁複的思想過程。不幸我不再保有這些寶貴的筆記了，因在『公社』失敗後，我在巴黎和波爾多（Bordeaux）的文件都被警察沒收。我格外痛惜在一個晚間所作筆記的喪失，那時馬克思，以特別豐富的證據和感想，說明他關於人類社會之發展的卓絕理論。好像一面幕被揭開來。我第一次清楚地把握到世界史的邏輯，並能察見社會和觀念的進化現象之物質的原因——這些現象從外界看來彷彿是非常矛盾的。這境界的輝煌使我目眩，這印象保留許多年，當我儘我貧乏的才力把這理論對馬德里的社會主義者們述說時，他們也得到同樣的印象。這是馬克思所有理論中最偉大的。不但如此，這必然是人類思想界空前的最偉大的理論。

馬克思的腦海中貯有非常多的歷史的和科學的事實以及哲學的理論，他更十分擅長

於從這武庫中抽取武器的技術。在任何時，在任何科目上，他能對於任何問題提供一種澈底滿意的答案，一種具有重大意義之哲學思想的答案。他的頭腦類似在港中升火待發的軍艦，一接到通知便可以駛入任何思想之海。沒有疑問，『資本論』對我們顯示了一個精力過人和知識豐富的頭腦的工作。不過在我和一切深知馬克思的人看來，『資本論』或他任何別的著作都不足以充分地彰顯他那知識的廣博或天才的雄偉。這個人高出於他的著作之上。

我與馬克思一同工作過。我不過是照錄他的指示的書記，不過這却給了我以觀察他怎樣思想和寫作的機會。他的工作是容易的，也是不容易的。說是容易，那是因為，不拘什麼題目，適當的事實和思想，一到需要的時候，便在他的腦海中湧起來；但正因為這種淵博，使得他的觀念的發抒成爲一種長而困難的過程。

維珂（Vico）寫道：『只有知道一切的上帝，才知道事物的本質；至於人，所知道的不過是一層表面。』現在，馬克思照維珂所想的上帝的樣子來把握事物；他不僅看表面，並透入深處，由交互作用上考查所有關聯的部分，把每一部分隔離開來而追溯它發展的歷史。然後他由這事物的本身轉向它的環境，注意它們彼此間的影響。最後他又回到所研究的對象的起源，考究它所經過的轉變、進化、和革命，連它最遠遠的活動都追溯出來。他從來不把一件事物看作獨立存在的，與其背景無關的；而要把它看作複雜而活動的諸多事物的一部分。他的目的是要用不同的和不斷變化的正動和反動來解說這無窮事物的全部生命。福樓拜（Flaubert）和龔枯爾（De Goncourt）派的作家們訴說對於

我們所見的東西給一種正確敘述的困難；而他們所要描寫的還不過是維珂所說的面，還不過是一種印象派的圖畫。他們的文學工作比起馬克思所從事的來不過是兒童的遊戲罷了。他需要十分特出的思想力來認識現實；假如他要把他所見的以及他要別人看的東西使別人能瞭解，他更需要同等特出的表現天才。他永遠不滿意他所寫的東西，一次又一次地修改，到最後還覺得這寫法與原意不適合。巴爾扎克的一種心理學的研究，*Le Chef d'oeuvre inconnu*（被左拉加以可鄙的剽竊，）給了他一個很大的印象，因為有一部分正是他自己的感情的描寫。一個天才的畫家一次一次地想要描出在他的頭腦中構成的圖畫，不斷地在他的畫布上描來描去；最後畫出來的不過是一片不成形的顏色；不過從他那懷有成見的眼睛看來，却彷彿是他自己頭腦中的現實之完全的再現。

馬克思擁有一個優秀的思想家必需的兩種才能。他把一件東西分析到這東西構成的部分，這能力是少有倫比的；他更長於用一件東西的全部零件和不同的發展現象再綜合成這件東西，也長於發見這件東西的內部聯繫。他的表現方法並不在於（如許多經濟學家所說的）擺弄無法確定的抽象觀念；他並不用幾何學家的方法，這些人既經把他們的定義與周圍的世界隔離，然後在一個完全不與現實接觸的領域去演繹結論，我們在『資本論』中找不出一個孤立的定義，也找不出一個孤立的公式；我們在那兒所見的是一連串的精密的分析，把那最易逝的陰影和最根本而又最不明晰的分別顯示出來。他一開始便認定這顯著的事實：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控制下的社會的財富，乃是一種大量的商品積聚。所以，商品這具體的東西，並非數學的抽象觀念，乃是建造資本主義財富的要素或

細胞。馬克思於是把商品這東西緊緊地握住，把它扭入每一方向，把它翻轉過來，於是把它的祕密一個隨着一個地揭露出來——對於這種祕密，官方經濟學家從來一無所知，雖然這祕密較之伽特力教信仰上的祕密更不計其數和更深微奧妙。既經把商品從每一角度上研究過，他往下考究它與其同類的關係，如在交換上所見的；然後他轉向它的生產，轉向它的生產之歷史的條件。他思考商品外表上的形式，表明它怎樣由一種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形式，怎樣一種形式必然生出另一種形式。這現象之邏輯的發展的次第以如此圓熟的技巧顯示出來，使我們疑心這是馬克思虛構出來的；而實際上這是由現實上發生的，這是商品的實際辯證法之再現。

馬克思是一個極端忠實的作家。他從來不提出他不能用最可靠的根據來證明的事實或數字。在這一方面，他不滿足於間接的材料，總要追究到最後的源頭，雖然也許要經過許多困難。即使爲要證實一個附屬的項目，他也要特意去大英博物院一趟。所以批評他的人永遠不能以一種出於疏忽的錯誤來責備他，也不能指出他的任何說明是依據不能證明的事實的。由於他那參考原著的習慣，他時常引證他以外少有人知道的作家。『資本論』中有許多這樣的引證——多到使人疑心這是用來炫示博學的。但馬克思却是出於完全不同的一種動機。他說：『我是在執行一種歷史的公道，要使每一個人得到他所應得的。』他覺得，對於一個作者，首先發表過一種思想，或發表得比其他任何人更爲正確，即使不重要和不明瞭，也應當把他的名字指出來。

他的文學的良心較之他對於科學責任的意識是同樣的嚴正。他不僅永遠不舉一個在

正確性上有些少可疑的事實，對於一個題目，不到他澈底研究過，他便完全不肯稱引。任何一篇東西，不到他一次一次地考慮過，不到他覺得他所寫的東西在形式上可以滿意，他便不肯發表。他最怕把半熟的思想供獻給社會。若把他未經最後修改的稿子拿給什麼人看，使他最感痛苦。這感情在他的內心是如此的強烈，有一天他對我說，他寧願燒掉他的稿子，也不肯把它們未完成地留下來。他的工作方法常使他十分勞苦，遠非讀他的書的人所能想像的。例如，爲要寫『資本論』中關於英國工廠法的二十多頁書，他把全圖書館中載有特別考查委員會與英格蘭和蘇格蘭工廠視察員的報告的藍皮書都參考過來。就鉛筆記號看來，他把這些書一本挨一本的讀過。他把這些報告看作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最重要的文獻；他也十分重視寫這報告的那些人，以至於說，『像英國工廠視察員這樣合格的這樣無私見的這樣不偏袒的人們』在任何別的國家都不易尋見。這一番不平常的頌辭就見於『資本論』第一卷的引言中。

馬克思從這些藍皮書中引用大量的事實——這些藍皮書，許多上下兩院的議員們（他們每人收到一份）僅只用來作槍靶子，計算子彈穿透的頁數，以測定他們的武器的力量，其他的人則把它們當作廢紙按重量出賣。這是他們對於這些書的最好的用法，因而使馬克思可以從郎·艾克爾（*Loung Acker*）的一個紙商廉價買來。據畢士萊（*Brewster*）教授說，馬克思是最重視英國政府這些官方調察的人，也是使這些東西著稱於世的人。但畢士萊並不知道，早至一八四五年，恩格斯已經是英國藍皮書的一個用心的讀者，並曾爲他那一篇『一八四四年英格蘭工人階級狀況』的論文從中間引用許多事實。



凡要知道這人的心（在學者的外殼下如此溫暖地跳躍的心）並加以愛慕的人，必須在馬克思拋開他的書籍和稿本的時候去看他——當他在家人的團聚中和星期日晚在朋友們的環繞中的時候去看他。在那樣的時候，他是一個最愉快的同伴，機智煥發，談諧泉湧，一個從深心發出笑聲的人。每當他聽到一句奇妙的戲謔或敏捷的答辯，他的黑眼睛便在他那濃厚的眉毛下快活地閃動。

他是一個溫厚、慈祥、而體貼的父親。他有一句得意的話是：『孩子們應當教育他們的父母。』他的女兒們十分愛他，在他和她們的關係中間永不會籠罩有任何父權的影子。他從來不命令她們，只是請她們幫忙，或求她們不要作他不願她們作的事。不過一個父親的勸告少有比他更能得到歡喜地聽從的。他的女兒們把他看作她們的朋友和游伴。她們不稱他作『父親』，只稱他作『穆爾』（Mrs. 黑人）——因為他有暗色的皮膚與烏黑的頭髮和鬍子，所以送他這樣一個綽號。在另一方面，早到一八四八年，那時他還不滿三十歲，共產國際的同志們已經稱他為『父親馬克思』。

他常用幾個鐘頭同他的孩子們玩耍。她們還記得那可怕的海戰。既經作成全隊的紙船，把它們放進一個水桶中去航行，隨後他——在歡呼聲中——向他這假艦隊放火。在星期日，女兒們不許他工作；這一整天他是屬於她們的了。當天氣晴好的時候，全家到鄉

間去散步，停在路旁的酒館用一頓簡便的午餐，只有麵包、奶酪、和薑啤酒。當孩子們還很小的時候，他便用無窮無盡的故事來為她們縮短路程；這是他一邊走一邊創造的神話故事，隨着路的遠近來定長短，使他的聽眾忘記了她們的疲倦。馬克思有一種豐富的想像，他最早的文學嘗試是作詩。他的夫人珍藏這些早年的成績，但不讓任何人看。馬克思的父母本來希望他們的兒子成一個文學家或大學教授。在他們看來，充當社會主義宣傳者，以及獻身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在德國那時不受重視的一種科目），乃是降低了他自己的身份。

馬克思有一次應許他的女兒們，他將寫給她們一個關於格拉奇（*Gracchi*）的劇本。不幸這計劃並沒有成熟。看這個『階級戰爭的武士』（他有時這樣稱呼他）怎樣表演這一段故事——古代世界的階級鬭爭中一個悲慘而壯烈的插曲——一定是很有趣味的，這不過是許多不曾實現的計劃中的一個。例如，他打算寫一部論邏輯的作品，又要寫一部論哲學史的書，後者是他早年所喜歡的科目中的一種。他需要活到一百歲，以便寫出他所有計劃過的書，並把他腦中所貯藏的財富以適當的比例貢獻給世界。

在他的全部結婚生活中，他的夫人充分地合於伴侶這一個名詞的意義，他們在童年相識，並且一同長大。當他們訂婚的時候，馬克思才十八歲。他們在一八四三年結婚，在此以前他們必須等待七個年頭，但自此以後，直到馬克思夫人死（在她的丈夫死前不久），他們永不會分離過。雖然她來自一個德國貴族家庭，沒有人比她更具有活潑的平等意識。在她看來，社會的差異和階級的分別並不存在。在她的住宅中，在她的餐桌上，

穿着勞動服裝的工人們受到與出身貴族的公子王孫們同樣優厚的款待。從各國來的許多工人們都受過她的款待，我相信受過她這樣樸素謙和的接待的人們，都不會夢見他們的女主人乃是阿吉爾（Agnes）公爵們女系的後裔，或她的長兄作過普魯士王的大臣。這一些對於她一點也不重要。她拋棄了這一切來隨從馬克思的險惡的命運；她永不會懊悔過她所採取的步驟，即使在他們最窮困的日子，她也不會懊悔過。

她有一種恬靜而愉快的氣質。她信筆寫給她的朋友們的書信都是活潑而清新的頭腦的妙製。與她通信的人把接到她的信的日子當作快樂的日子。貝克爾（Johann Friedrich Becker）發表過一些她的信。辛辣的諷刺詩人海涅深憚馬克思的嘲笑，但對於馬克思夫人那敏捷的智力却懷着很大的敬意。當這兩夫婦遊歷巴黎的時候，他是他們家中一個常來的客人。馬克思非常尊重他的夫人的批評力，他在一八六六年告訴我，他把所有的稿子交她閱讀，並且十分重視她所下的判斷。在他的作品付印以前，她要親自抄過一遍。

馬克思夫人有過許多小孩子。其中三個很早地便死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後這一家人所度的貧困狀況下，那時他們在倫敦作亡命者，住在沙荷的狄安街（Dean St., London）上兩個小房間內。到我認識這一家人時候，他們已經只剩了三個孩子，都是女兒。那時，在一八六五年，最小的一個（現為阿維荅夫人）是一個快活的孩子，比較的更像男孩子。馬克思常說，他的夫人生伊利諾（Irene）時把性別弄錯了。其他的兩個女兒形成了想像中最有趣最和諧的對照。大的一個（現為郎格夫人）生有像她的父親一樣的淺黑

色的皮膚，黑色的眼睛，和漆光的頭髮；次的（現爲拉發格夫人）則像她的母親，有着白淨的皮膚，鮮紅的雙頰，和金黃的豐盛的鬚髮。

在那些已經說過的以外，馬克思家中還有一個重要份子，那便是海倫·狄瑪斯（*Helene Demuth*）。出身於農家，遠在燕妮·威斯法倫與馬克思結婚以前，她便作了威斯法倫家的使女。當婚禮舉行時，海倫不肯離開馬克思夫人，遂以最忠實的犧牲精神隨順馬克思家人的命運。她伴同馬克思和他的夫人到處漂泊，並分受他們各種的放逐。她是這一家的實際的靈魂，她知道怎樣利用最困難的境遇。由於她的整飭、節儉、和天生機智，這一家人得免於極端的貧乏。她是一位具有各種理家技能的主婦，她兼任廚娘和使女，也替小孩子們裁衣服，由馬克思夫人帮着縫起來。她同時是家長和管家。孩子們愛她像一個母親；她以一個母親的影響回答她們的愛。馬克思和他的夫人都把她看作親密的友人。馬克思同她下棋，有時竟至大敗。海倫對於馬克思夫婦的愛是沒有挑別的。他們所作的一切都是對的，並且不能更好了；凡向馬克思夫婦吹求的人，一定要冒犯她。所有這一家人的密友都承受到她的母愛，因爲，可以這樣說，她已經嗣養了這家庭及其朋友們。馬克思和他的夫人既經逝世，她便把她的慈愛轉向恩格斯一家。她年青時便與恩格斯相識，她愛好他們夫婦幾乎等於愛好馬克思夫婦。

此外，恩格斯在實際問題上也可以被看作馬克思家庭的一份子。女孩子把他當作第二個父親。他是馬克思的第二我。在德國許多年來總把他們說在一起作『馬克思和恩格斯』，歷史已經把他們的名字在他們共同著作的封面上結合在一起。在我們現時代，馬

克思和恩格斯實現了古典作家們所描寫的友誼的理想。他們從青年時便已相識，經過平行的發展，具有最親密的感情和思想，一同參加革命的宣傳，並肩工作到盡可能的長久。假如不是環境強迫他們離別了二十年，他們大概要這樣過整整的一生。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失敗以後，恩格斯必須去孟徹斯特（Manchester），而馬克思則不得不在倫敦。不過他們藉了通信的方法繼續分享他們的思想生活。幾乎每一天他們彼此間都要寫信談論政治的和科學的事件，以及他們彼此所從事的工作。一旦恩格斯可以破除把他留在孟徹斯特的鎖鏈，他便急急忙忙地在倫敦安家，離他所愛的馬克思只有十分鐘的路。從一八七〇年起，直到一八八三年馬克思死，幾乎沒有一天他們不相見的，不在馬克思家，便在恩格斯家。

在恩格斯留居孟徹斯特的期間，一到他宣布來倫敦的意思，馬克思家中總有一番大的歡喜。他的來在多日以前便成爲談話的題目；當時間臨近，馬克思便急躁得不能工作。會合的時間終於來到，於是這兩個朋友在一起消磨一整夜，一面吸煙，一面喝啤酒，並談論他們上次會晤後一切的遭遇。

馬克思重視恩格斯的意見過於任何人的意見。恩格斯是他認爲够得上與他同工作的人。實際上，恩格斯對於他是全體聽衆，是整個民意。爲要說服恩格斯，爲要使恩格斯贊成一種意見，馬克思不惜下任何工夫。例如，我知道他重讀整套的著作，以搜尋足以變更恩格斯關於阿爾比人（Albigenses）的政治戰爭和宗教戰爭上某種小節目（我現在記不起是什麼了）的意見的證據。說服恩格斯乃是一種勝利。

馬克思以恩格斯自豪。他不憚煩地對我數說他這朋友所有道德的和智力的優點；他特意去一趟孟徹斯特，爲要把恩格斯顯示給我。他稱讚恩格斯特出的知識多樣性；他爲他這老友伴會遭遇任何意外的可能擔憂。『我驚心他在野外狂跑時會從馬上跌下來，』馬克思一天對我說。

馬克思是可愛的丈夫和父親，也是同樣好的一個朋友。他的夫人，他的女兒們，海倫·狄瑪斯，和恩格斯，也都值得像他這樣一個人的愛慕。

### 三

馬克思，以急進的資產階級領袖之一出發，當他的地位變得太過明顯的時候，便爲他的盟友們所背棄，一旦他成爲一個社會主義者，便被以敵人看待了。他受到大聲疾呼的攻擊，他受到譏謗和中傷，隨後他被逐出德國；接着一種封鎖的陰謀安排下來反對他和他的著作。他的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拿破崙三世政變評述』）——由這一部書表明，在所有一八四八年的歷史家和政論家中間，馬克思是唯一瞭解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政變的原因和結果之真性質的人，也是唯一說明這原因和結果的人——竟被完全擱置。不管這一部書的實際性，竟沒有一個資本主義的刊物提到它。『哲學之貧困』（對於蒲魯東的『貧困之哲學』所作的答辯）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同樣被忽略。終於，在十五年後，國際工人聯合會的成立和『資本論』第一卷的出版，打

破了這一種魔障。馬克思不再能被忽視了。『國際』發展了，並以它的行動的聲譽充滿了全世界。雖然馬克思隱在後方，讓別人出面作主要的角色，不過這策動者的本身不久便被發見了。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建立了，很快地成爲一種勢力，使畢士麥先加以籠絡，後加以攻擊。拉薩爾（*Lasalle*）的信徒式外澤（*Schweitzer*）發表了一連串的論文（馬克思很加以讚許），使『資本論』爲工人階級的讀者所賞識。『國際』的大會之一採取了貝克爾的決議案，把這一部書作爲工人階級的經典介紹給國際社會主義者。

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的暴動（據推測這次暴動是由『國際』策動的）以後，以及在『公社』（國際總委員會代它答辯各國資產階級報紙的抨擊）失敗以後，馬克思的名字遂著稱於世界。他被普遍地承認作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無敵的理論家，和第一次國際勞工運動的組織者。『資本論』現在是各地社會主義者的教科書；社會主義刊物和勞工刊物都來通俗化他的理論；在紐約的一次大罷工期間，他的著作被印成小冊子，以鼓舞工人們來從事鬭爭，並對他們解釋他們自己的要求的正當。『資本論』由德文被譯成歐洲最流行的文字；被譯成俄文、法文、和英文。這書的摘要以德文、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和荷蘭文出版。任何時，在歐洲或美洲，反對派企圖駁斥馬克思的理論，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家已經可以尋見一種有力的回答。在現代，事實上，『資本論』，如前邊提到的『國際』大會所宣佈的，乃是工人階級的經典。

但馬克思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積極參加，使他少有時間從事科學的工作；而他的夫人和他的長女（郎格夫人）的死給予這一項工作以進一步的打擊。

馬克思和他的夫人以互相依賴的結子密切地連繫在一起。她的美曾經是他的快樂和驕傲；她的溫厚和忠誠曾經使他這樣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的生活中不能免除的貧困容易忍受得多。在她那長而痛苦的疾病期間，馬克思精疲力竭了——在精神方面是由於憂愁；在身體方面是由於失眠，由於缺乏新鮮空氣和運動。這些便是造成他那致命的肺炎的誘因。

在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日，馬克思夫人，正如過去以一個共產主義者和唯物論者而生，現在以一個共產主義者和唯物論者而死了。死對於她並不可怕。當她覺得死已臨近的時候，她說道：『卡爾，我的力量崩潰了。』這便是她最後的清清楚楚的話。在十二月五日，她被葬在海格特（Highgate）墓地非教徒的區域。按照她一生的見解以及她的丈夫的見解，葬禮盡可能的不公開，只有少數親友伴同屍體到它最後的安息地。在墓穴旁，恩格斯，說出下面的話：

『朋友們，我們今天埋葬在這兒的高尚的夫人，於一八一四年生在薩爾斯維德（Salsfeld）當她的父親威斯法倫男爵以參事員（Councillor of States）被調至德里佛斯（Trier）以後不久，便在那兒成爲馬克思家的一個密友。孩子們一同長大起來。兩個天資卓絕的性格是互相吸引的。當馬克思的大學生活開始的時候，他們便已決心結合他們的生命。』

『在一八四三年，在馬克思主編過一時的『*Rheinische Zeitung*』（『萊茵新聞』）被禁止以後，他們結了婚。從那時起，燕妮·馬克思不但分受了她的丈夫的命運，勞



苦、和鬭爭，並且也熱烈地積極地以最充分的理解獨自担当起來。

『這一對青年夫婦同去巴黎，這一次的亡命先是自動的，不久遂成爲強迫的了。普魯士政府竟把加於馬克思的迫害擴張到那樣遠的地點，我不得不痛心地說，像罕布爾德（Humboldt von Humboldt）那樣一個人，居然無所避忌地進行驅逐馬克思離法國的談判。他們遷居布魯塞爾。這時二月革命便來了。在布魯塞爾隨着發生的紛擾中，比國政府不以拘禁馬克思爲滿足，却想要連他的夫人（沒有一點反對她的證據）也殺進監獄中。

『革命運動開始於一八四八年，失敗於一八四九年。馬克思一家又得亡命了，先是在巴黎，後來，由於法國政府再下驅逐令，遂來到倫敦。這一次對於燕妮·馬克思，却是真正的亡命，具有亡命的一切恐怖。由於她所忍受的物質上的困難，她的三個孩子，兩男一女，都死了。但當「普魯士」政府和資產階級的反對派（自由派和民治派）携手來反對他的丈夫的時候，當他們以最下流的謠言來毀謗他的時候，當全體報紙不許他發表任何文字以防禦他們夫婦所憎惡的敵人們的攻擊的時候，才是加於她的一個可怕的打擊。這情形繼續了一個長時間，但並非永久的。歐洲的無產階級再度獲得了一定限度的獨立活動的生存條件。『國際』建立了。工人們的階級鬭爭蔓延各國，她的丈夫馬克思站在最前綫上戰鬪。現在一個新的時期開始，她過去所受的許多難堪的困苦都得到報酬。她看見過去攢集於馬克思身上的毀謗，像風前的穀殼一般散失了；她看見他的主義，過去由封建黨到民治派、持各種程度的意見的反動份子、盡力壓制的他的主義，以文明世界的

各種語言在每一家屋頂上宣傳開來了；她看見無產階級運動，她覺得比她的生命更重要的無產階級運動，從東到西，從俄國到美國，動搖着舊制度的基礎，雖然遭遇到最頑強的反抗，依然走向勝利之途。她最後的快樂之一便是親見我們德國工人們最近在國會選舉中所給出的無盡力量的重要證據。

『像這樣一位夫人，具有非常銳利的批判的理解，具有非常豐富的政治警覺性，非常豐富的能力和動力，對於同她在工人階級運動中並肩作戰的人們具有非常豐富的熱誠——像這樣一位夫人過去四十年間所作的一切，並不見於當代報紙的記載。知道這種事的只有與她一同經驗過來的那些人。不過至少我相信，由『公社』亡命出來的夫人們定將永遠想念她，我們許多人也將悲傷地懷念她那勇敢而慎重的勸告——勇敢但從不誇張，慎重但從不卑鄙。』

『我不需要說及她個人的品德。她的朋友們認識這些品德，並且永遠不會忘記的。假如過去有一位夫人，以使別人快樂爲她無上的快樂，那便是她。』

在他的夫人死後，馬克思的生活不過是在身體和精神兩方面熬受的痛楚之持續，一年以後，他的長女，郎格夫人，突然死去，更加重了他這痛楚。他衰弱了，並且永不會復元。在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當他坐在書室中的椅子上睡眠的時候，這結局便到來了。

## 星期日在荒原上的遨遊

W·李卜克內西著

我們往罕普斯兌荒原的巡禮呦！假如我活一千年，我也永不會忘記的。『荒原』坐落在普林婁斯山（*Primrose Hill*）的背面；這荒原和小山，因了狄根斯（*Dickens*）及其不朽的辟克維克人物（*Pickwickians*）所造成的聯想，倫敦人和非倫敦人同樣加以鍾愛。荒原上幾乎還沒有什麼建築，上面滿覆着金雀花，突起處更有一叢一叢的樹籠罩着。具體而微的高山和深谷可以隨意遊蕩，不必顧慮『侵權』，那就是說，走入私有地產，在那種地方會有一個看守人阻止你前進並勒索小費。罕普斯兌荒原依然是倫敦遠足家喜歡到的地方；在星期日，當天氣晴美的時候，這地方滿布黑色的男裝和鮮豔的女服。女人們都有一種奇特的嗜好，用無數次的跨坐來試驗那過於忍耐的驢子和出租的馬的忍耐力。四十年前，罕普斯兌荒原比目前寬闊得多；樹的生長格外自然，格外茂盛。在荒原上度一個星期日乃是我們最大快樂之一。孩子們在一個星期前便談論到那地方去；就連我們成年人，老的和少的，也急切地想去遊玩。這一路總是徒步前往的。女孩子們都是非凡的步行家，像貓一般輕快而且不知疲倦。從狄安街（那時馬克思便住在這條街上，離我所居留的教堂街只隔幾個門口）到荒原足有一時十五分的行程。我們常在十一點動身。不過，有時我們動身稍遲，因為在倫敦星期日是不要早起的，到一切都安排

好的時候，孩子們洗漱過，穿好衣服，食品也裝進了籃子，時間便有一點晚了。

那個籃子呵！它如此生動地在我精神上的眼睛前面立着，以至懸着；它是十分真實，十分誘人，十分開胃，好像我就在昨天還見它在倫敦的臂上搖擺呢。

這籃子便是食物庫。當一個人有健康的胃口而時常缺乏必需的錢來滿足它的時候（在那些日子我們很少現錢，大的數目完全談不到），食物問題便佔很重要的地位了。倫敦把這一點知道得非常清楚；她對於她那飢餓的、營養不足的客人們懷着一顆同情的心。每到星期日去罕普斯登荒原旅行的時候，照例有一味燒犢肉。這籃子對於倫敦街市是非常安全的。它是從特里佛斯（Trier）（註一）時代保留下來的呢。它是聖品中之聖品，一個聖龕。塞在角上的是茶和糖，偶而也有一樣生果。麵包和奶酪是在荒原上買的。在這裏，也如在柏林的咖啡園，我們可以取得刀子和叉子，更可以按着我們的錢袋的肥瘦，取得沸水、牛奶、奶油、啤酒、小蝦、水堇和玉黍螺。有一個短時期啤酒是無從取得的。貴族的偽善者，可以在他們的俱樂部中，或他們的家中，隨意用任何酒類，在他們，每天都是星期日或假日，而他們偏要使平民守道德，禁止在星期日賣啤酒。倫敦人，一到他們的肚子受了打擊，便也不能賞識這種玩笑了。於是，他們成千成百的人，不期而聚在海德公園，表示他們的抗議。他們對那些靠在馬車中的或騎在馬上的貴族男女加以嘲諷的命令道：『到禮拜堂裏去罷！』優雅的男女紳士們遇到這樣粗暴的叫喊，十分慌張起來。在下一個星期日，竟有二十五萬人，以養足了的氣力和增加了的熱情，在公園中叫喊：『到禮拜堂裏去罷！』到了第三個星期日，那法律便被廢除了。

我們亡命者盡力贊助這一『到禮拜堂裏去』的革命。馬克思，在這種情形下，很容易興奮得過度，不免被警察扭住去見地方官。但那位司法者，一聽到他自己是否喜歡時時喝一杯啤酒這友善的質問時，便被馴服了下來。

對於偽善的立法者的這勝利保持得並不長久，藉了這短短的解放期間，當我們在陽光下徒步去罕普斯登的時候，可以用這樣的思想來慰藉我們自己：一到那裏，我們便可以以一種清涼的飲料來解渴了。

進行的次序是這樣的。我走在前邊作斥候，伴有兩個女孩子。有時我用故事來款待她們；有時我對她們表演幾套武藝；有時我們去尋野花——這種花在那時不像現在這末希罕。朋友們並不太遠地跟在後面。隨着來的是主力軍：馬克思和他的夫人和一位可尊重的星期日的來賓。倫勒率領一羣比較飢餓的份子為殿軍，這一羣人都熱心地幫她拿籃子。假如有更多的人參加呢，他們便分屬在上述主要的集團中。我用不着說，這進行的次序可因個人的喜歡或需要而變更的。

達到荒原以後，要找一個地點來搭帳篷，這地方是要最便於泡茶或取啤酒的。既經吃飽喝足——我們便找一個愉快的休息處所，我們在這裏讀星期日的報紙（在路上買的）——假如任何人喜歡假寐一下也可以聽便。我們成年人可以讀書、談政治，而孩子們（他們不久便同年齡相若的小人們結成朋友）則在金雀花叢中捉迷藏。

但我們並不常這樣休息下去。生活上的變動是需要的。於是我們賽跑、角力、向一定的目標投石，以及類似的遊戲。有一個星期日，我們發見一株滿載熟實的七葉樹（*Robinia*）

*researchnut-tree*)。『看我們誰能摘得最多！』一個人叫道。『唵喇！』我們全體喊道，於是開始工作。黑人『馬克思』像一個瘋子，摘果實必然不是他的長處。但他依然是不倦不撓地——我們大家都一樣。直到最後的果實在大家勝利的呼聲中落地，這攻擊永不曾停止過。後來馬克思有一個星期不能用他的右臂；我也感到同樣的苦楚。

偉大的樂事是騎驢子。我們怎樣地笑啊！連續發生的是何等奇特的景象呵！馬克思是多末高興，多末使我們大家開心——也使他自己開心。他給我們一種雙層的興趣：第一、因為他那過於幼稚的騎術，第二、因為他用來誇耀他這技能的那種狂熱。他的技能是這樣造就出來的：作學生的時候，他上過騎術課（恩格斯相信他永不曾越過第二級），再則每年遊歷孟徹斯特時，他總同恩格斯騎一匹道貌岸然的羅繆南（*Rosinante*）（註二）——這顯然是老傅力支（*Fritz*）贈給可敬的吉勒特（*Gilbert*）的那羔羊般的牝馬的曾孫了。

當我們回家的時候，雖然所有的趣味都成為過去，我們依然是很快活的。隨便取笑的精神使我們不會有任何煩悶（雖然我們大有煩悶的理由）。亡命者自憂愁是不准引起的，假如任何人開始訴苦，旁人便即刻用他的社會責任來提醒他。

歸途的次序多少有一點改變。玩耍得疲倦了的孩子們，與倫勤拖在後面了，倫勤這時脚步是輕快了，可以提携她們一把，因為她的籃子已經空了。我們行路時總要唱歌。政治的歌曲平常是不准唱的，只准唱民歌，充滿感情的歌曲，還有——我並不騙你——從『祖國』來的『愛國』歌。我們最喜歡唱的一個是：『噢，斯特拉士堡，非常美

麗的城。』有時孩子們開始合唱一個歌，假如她們的小腿已經從過去的疲倦恢復過來，她們便踏着節拍前進。政治，正如亡命者的憂愁，是不准提起的。在另一方面，我們滔滔不斷地談論文學和藝術，馬克思便在這種談話中顯出他那驚人的記憶力。他可以從『神曲』（他幾乎通曉其中每一行）或莎士比亞的劇本中背誦很長的片段，關於莎士比亞，他的夫人（她也精通巴德）還可以時時提醒他。假如他格外高興的時候，他便給我們模倣扮麥菲士托飛（*Mephistopheles*）（註11）的塞德爾曼（*Sedelmann*）。當他在柏林作學生的時候，他曾見過也聽過這個演員，對於他保持大的讚美。『浮士德』也是馬克思最愛好的德國文學作品。若說馬克思背誦得很好，那便未免誇張，因為他太多演說的腔調；但他總能捉住要點，對作者的用意作滿意的解釋。一言以蔽之，他是有真才實學的；一到聽考領會到背誦者完全浸入他的角色中，並且十分合於劇情時，開始背誦時那因過度緊張而有的滑稽意味便消失了。

小燕妮，兩個女兒中較大的一个（阿維荅夫人杜西——或伊利諾當時尚未降生）是她的父親的影子。她有他的黑眼睛和莊嚴的前額。有時她會進入神巫般的禪悅狀態中。她的眼睛閃光，她於是開始演說——時常是最奇妙的幻想。有一次，當我們從罕普斯登回家的途中，她這特性發作了，以最有詩意的詞句敘述星球中的生活。她的母親、以死過幾個小孩的婦人應有的警惕，感到不安，說道：『這對於像她那樣年齡的一個女兒是不應有的。像這樣的早慧必是病態的。』黑人輕輕地責備她的憂慮，我於是忙着解說，這小神巫是很健康的，當她從那預言的恍惚中醒過來的時候，像別的孩子一樣嬉笑和跳

躍呢。燕妮誠然死得很早，但她的母親却免掉了後死者的痛苦。

當燕妮和勞拉 (Laura) 長大起來，這些星期日旅行的性質有了一點變更。不過，在我們的圈子裏從來不會缺乏幼小者的。

馬克思夫婦喪失了幾個小孩。兩個男孩都死了；生在倫敦的一個很早地便死掉；另一個，生在巴黎，病了許久然後死掉，他的死對於馬克思乃是一個可怕的打擊。我清楚地記得那絕望的病中憂愁的幾個星期。這孩子（他的真名字是愛德格——Edgar，與他的一個叔父同名；但大家都叫他作馬希——Mach——或毛奇——Mauché）的天才是很高的，但一開始便帶病態。一幅憂愁的面容，這孩子生有可愛的眼睛和美好的頭，這個頭對於他那軟弱的身體是太重了！可憐的馬希也許可以活下去，假如他能受到較好的照顧，並能多住在鄉間或海邊。但他必得分受他那亡命的雙親的患難，他們到處被逼迫，在倫敦定居以後也窮困了許多年。雖然他們十分愛他，但他們無力供給這個嫩芽在發長上所需要的東西。最後一幕的一切情節在我的記憶中依然很生動；母親伏向死了的孩子時哀切地哭着；倫勤在附近嗚咽；馬克思可怕地、發狂地、幾乎是憤怒地激動起來，拒絕任何安慰的嘗試；兩個小女孩，滿面淚痕，抱着她們的母親，她也癡癡地擁抱她們，好像她要保護她們，抵抗那已經攫去她的男孩的死神。

——董秋斯譯

（註一）勿特里爾，馬克思的降生地。——譯者。

（註二）吉爾德先生的坐椅，見傅東華譯的「吉爾德先生」。——譯者。

（註三）「浮士德」中隱也。——譯者。



## 馬克思與小孩子

W·李卜克內西著

正如一切具有強大而健康的性格的人，馬克思對於小孩子有一種廣博的愛好。他不僅是一個最仁慈的父親，可以連續幾小時與他自己的幼小者一同作小孩子；凡他所遇見的窮乏無助的小孩子，對於他都有磁石一般的吸引力。我見過他成百次地從我們夥伴中扭脫，爲要去拍一拍貧民窟門前爬行着的窮苦襤褸的小孩子的頭髮，或把一個小錢幣放進那孩子的手中。他對於乞丐變得信任起來，因爲行乞在倫敦街上當作一種藝術來表演，雖然收入大多數是銅幣，但匯合起來却有一種金幣的背景。在一開始，他一有了錢，便要給乞丐，過了一些時候，他也只好躲避他們了。他對於那些顯示最可怕的疾病的人懷着強烈的憤恨，這種病象乃是用詐術來造成的。馬克思覺得，像那樣無恥的榨取人類的同情，是非常可鄙的，是對於窮人的掠奪。但當一個男的或女的乞丐走向他來，手上領着一個啜泣着的小孩子，即使那人臉上顯出狡詐的神氣，他也無法加以拒絕。馬克思不能抵抗那小孩子一雙懇求的眼睛。

身體上的軟弱無力引起他最高度的憐憫和同情。他可以把毆妻的人打個半死。（那時，打老婆在倫敦是通行的。）他這種倔强的行爲，在那樣的情形下，常把他自己和他的夥伴陷入窘境。一個晚間，他和我同坐在往來罕普斯兌路的運客馬車的前座上。馬車停

在一座華麗的大廈前面，那兒正有一場爭吵。一個婦人的聲音銳叫道：『殺人了！殺人了！』閃電一般馬克思從他的座位上躍出。我以幾乎同等的速度跟了下去，希望能把槍按住。我簡直是用手來捉一粒射出的槍彈了！在一瞬的時間，我們便擠進騷動的中心，羣衆的海把我們包圍起來。『什麼事？』事情不久便弄明白了。一個醉酒的嫵婦人同亞拉她回家的丈夫作戰。她抵拒他，着了魔的一般在爭鬪。鬧得越兇，就越好。我們的任何干涉都是多餘的，這是很顯然的。爭鬪着的夫妻也明瞭這一點，於是即刻彼此和解，以便向我們進攻。圍繞我們的羣衆愈來愈密。『該死的外國人』的呼聲從各方面發出來。那個婦人走上前來與馬克思鬪拳，兇惡地捉住他那美好的大鬍子。我設法平息這場糾紛。沒有效果！假如不是兩個警察跑來解救，我們大概要爲我們這善意的干涉付很大的代價。我們慶幸能完膚而逃，重新坐上馬車，平安地回到家中。到後來，馬克思對於這類事的干與也變得比較慎重了。

假如傍觀者要充分瞭解這個偉大學者的感情之深厚和孩子般的天真，應當在馬克思同他自己的孩子們在一起的時候來看他。在閒暇的時候，或當出外散步的時候，他總要帶領他們，或同他們作最粗豪最活潑的遊戲。在罕普斯允荒原上，我們作一種名叫『騎兵』的遊戲。馬克思肩起一個小女孩，我肩起另一個，於是我們彼此在跳躍和跨走上蹄賽。有時我們還要來一次騎兵衝鋒。這些小女孩都是十分頑強的，可以忍受很重的磕碰而不流淚。

孩子們的社會對於馬克思是極端重要的；每當他從他們中間出來，他便顯得清爽和健旺。到他自己的孩子長大或死去的時候，他的外孫們可以彌補這個缺陷。在七十年代初與查理·郎格（『公社』的亡命者）結婚的小燕妮，爲馬克思家添了幾個小孩。他們也是一些撒野的小鬼頭呵！馬克思最喜歡的是那個大的，名叫耶安或約尼，現在法國服他最不高興的軍役。這小子可以把他的外祖父繞在他的小手指頭上——並且也太善於運用他這種能力了。郎格夫婦，照他們的習慣，每年有幾次，派耶安去英國問候他的外祖父母，有一天，當時我也住在倫敦，這孩子得到一個奇妙的意見，把穆爾變成一輛馬車，他坐在前座，那便是，馬克思的肩上，而恩格斯和我自己必須變成兩匹馬。我們當然被套在馬車上。於是，在麥特蘭公園路馬克思寓所後面的小花園中，我們度過何等緊張的一段時間呵！至少，我想我們是在那裏作過這樣一種奇妙的遊戲的，不過也許是在雷金茲公園（Regents Park）附近的恩格斯寓所中。倫敦的寓所像兩粒豆子一樣相似，難於分別彼此。特別是花園，完全相同。它們都有幾方碼的草地和小徑，蒙着一層倫敦煤灰……所謂『黑雪』——這種遍地的穢物使人幾乎不能分辨草地的末尾和石路的起頭！

得兒！穆爾必須快步旋轉，受到國際化的吆喝：『前進—Plus vite! Hurrah!』汗水從我們的額上流下來。假如恩格斯或我的脚步放緩一點，這嚴酷的小馬夫的鞭子，便無情地打我們的身上。『你這淘氣的馬！En avant（前進！）』這遊戲照這樣子進行下去，直到馬克思筋疲力竭爲止。約尼接受了釋放我們的勸告，宣佈暫時停止。

馬克思的另一種性格是使人感動的，同時也有一點可笑。在政治和經濟的討論上，他雖然不願矯飾他所說的話，時常運用十分不雅的詞句，但在小孩子和婦人面前，他的語法却是如此的溫文爾雅，連英國的女教師也不能加以挑剔。在那樣的情形下，假如談話轉向一種難開口的問題，馬克思便要促促不安，並且像一個十六歲的小姑娘那樣害羞。我們這些青年亡命者都有一點放肆，喜歡隨便唱歌，雖然我們中間很少具有可憐許的聲音的。熱心政治的人，特別是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藝術並不會賦以可愛的歌聲呢！不過，有一天，同夥中有一個年輕的傢伙，却有一種好聽的聲音，開始在馬克思的起居室中唱一支意味曖昧的歌。馬克思夫人不在家，偷動和孩子們也都出去了。只剩下我們這一些人。起初馬克思也加進來唱，或簡直是喊。忽然間他變得不安起來，我們也聽到鄰室的聲音，人們移動的聲音。馬克思在椅子上扭動，活現出一幅促促不安的圖畫。他終於跳起來，他的雙頰飛紅，他低聲說，或，說得更正確一點，他吁吁地道：「噓！噓！女孩子們哪！」

實際上，這些少女們還太年輕，她們的道德還不會為我們所唱的歌敗壞。我們青年人們只覺得好笑，但馬克思說，那一類的歌不應當在孩子們可以聽到的地方唱。從那一天起，在馬克思家中，永不會再唱過不適當的歌。

馬克思夫人比她的丈夫更為莊重。她不許作任何關於這類事的戲謔，當一種不合禮的話將要從我們的口中脫出的時候，她便登我們一眼，使我們不敢說下去。她對於我們的影響大概比馬克思自己的還要大。她以一種素樸的威儀使我們的談話不敢雜有任何不

大合禮的東西，對於我們這些無拘無束的青年人，她這態度有一種最有益的影響。

我記得有一件事，給我們夥伴中號稱『紅色狼』（註）的烏爾夫（Furthmann）留下一個很大的印象。這個年輕的傢伙在巴黎住過，並且染上了那地方的許多習氣。他同時是很深的近視。在一個晚間，他看見他前邊走着一個秀美的女性的形體。他趕忙追上去。雖然他繞着這個蒙面的形體旋轉，那個女人一點也不注意他。於是，變得更加勇敢，他湊上去看她凶臉，已經十分挨近，連他那近視眼也能認出她來了。『該死！乃是馬克思夫人，』他第二天敘說這件事的時候叫道。『哦，她說什麼呢？——』『什麼也沒有說！正因為這樣，才十分難堪呵。——』『那你怎末辦呢？你向她道過歉麼？——』『該死！我逃走了！——』『啊，不過你必須向她道歉的。並且，這也沒有什麼十分了不得的呀。』

但那以蠻幹自負的紅色狼，過了一整年，才拿定主意重到馬克思家來。我第二天便告訴他，馬克思夫人不過把這一件事當作一個大笑話，她一想起那位風流人物狼狽而逃的樣子便大笑起來，但他依然不敢露面。

馬克思夫人第一個使我知道一個好女人在青年訓練上所能有的影響。我的母親在我很小的時候便死了，所以我對於她的記憶是很模糊的。實際上，在我後來的童年期和青春期，沒有一個女人可以在品格的形成上或錯誤的糾正上幫助我。在遇到馬克思夫人以前，我從來不曾瞭解歌德的這兩行詩：

你願知道何為正當的行爲麼？

你應當問那心地高尚的婦人。

有時，馬克思夫人，對於我，像訓教野蠻人的伊裴金尼亞（*Parigenta*）；又有時，她乃是給胸中交戰的缺乏自信力的人們以平安的伊里安諾爾（*Almonore*）。她是母親、朋友、知己、顧問。她過去是，現在依然是，我認爲典型的婦人。我願再說一次，假如，在我留居倫敦的那些日子，我沒有在身體上和精神上墮落，大部份是由馬克思夫人救了我，每到我覺得一定要在亡命者變患的險浪中淹沒的時候，她便像呂可提亞（*Luchitria*）對於覆舟的奧狄梭士（*Odisseus*）那樣出現，給我以再度游泳的勇氣。

——董秋斯譯

（註）他曾經是「新萊茵新聞」的同人之一。他所以被稱作「紅頭狼」，因爲還有一個「獄中狼」或「天狼星」，這人的真姓名是威廉·烏爾夫（*Wilhelm Wolf*）便是馬克思獻以「資本論」的那位同志。

## 一個工人對於卡爾·馬克思的回憶

萊斯奈爾著

自從我們偉大的戰士逝世以後，他的擁護者和反對者都寫了許多關於他，他的生活，和他的工作的文章。但這些文章的作者們，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都不是（讓我運用一個在『自由的』英國的職工會裏很流行的成語）真正的工人。就出身或生活地位說，他們大都是屬於所謂中等階級的。

那末，作為一個工人，一個卑微的成衣匠的我，趁這紀念節的機會，爲了比我年輕的同志們的利益，寫下我對我們不朽的戰士回憶，我的前輩總不致有什麼芥蒂吧。這些回憶是根據本人跟卡爾·馬克思的多年的來往。牠們一部份將描述馬克思給與我自己和別人的印象，而另外部份則將放大他的生活的畫面。

當我在四十年代的中葉，在德文『布魯舍爾報』(Deutsche Arbeiter Zeitung) 上第一次看見卡爾·馬克思這個名字的時候，我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人。在一八四七年討論和通過『共產黨宣言』這個歷史文獻的時候，我更加認識了馬克思的主義。那時我正在倫敦工作，是『共產主義工人教育社』(Communist Workers' Educational Society) 的一個社員，該社的會址是德魯利胡衛 (Druilly Lane) 一九一號。一八四七年十一月末尾和十二月初頭，在這裏開了一個共產主義聯盟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大會。卡

爾·馬克思和弗利特利支·恩格斯從不魯塞爾起來出席這個會議，向聯盟的委員們發表他們關於現代共產主義及其跟政治和勞工運動的關係的意見。這個會議當然是在黃昏舉行。只有代表可以出席，但不是代表的我們也非常關心討論的進行，不斷獲得關於會議情形的報告。不久我們知道了：經過長時間的辯論，一致通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解釋的主義，公推他們把自己的見地寫成一通宣言。一八四八年春，這通宣言的原稿送到倫敦，我被給與了特權，得在這個劃時代的文件的出版工作中盡了相當的職務，我把原稿送到印刷所，到了時候又把校樣送給卡爾·沙伯（Karl Schapper），他是共產主義工人教育社的創立者。

一八四八年，革命爆發以後。卡爾·馬克思和弗利特利支·恩格斯在科倫（Köln）創辦『新萊茵新聞』（*Neue Rheinische Zeitung*），共產主義聯盟的各色盟員和一羣被說服了的民主主義者都成了馬、恩的合作者。我也到了科倫，盡力幫助同志們做宣傳工作。不管到那裏工作，我總是帶『新萊茵新聞』去散發，而在工作時還往往對夥伴們高聲朗誦其中的某些文章，夥伴們常常是很熱情的聽衆。一八四九年五月，在普魯士政府再三採取合法手段破壞該報之後，輒終於被迫停止發行，而馬克思則被逐出科倫。不久以後，我也分享他的命運。一八五一年，我在馬因斯（Mainz）被捕。在牢裏被拘禁了兩年之後，我在有名的科倫共產黨人審判案面前被判處三年囚禁徒刑，囚禁在要塞裏。我在格牢登茲（Gladbach）和在西利亞西亞（Silesia）邊界上的西爾保傑（Sieradowitz）度過了我們的刑期。



在審判的時候，馬克思（當時住在倫敦）竭力營救我們；但警察廳長斯蒂保（Steele）和其他社會的救主們的陰謀詭計，陪審官的階級偏見，以及——我非悽然承認不可——若干我們自己人（他們的莽撞教我們來負責）的愚蠢，使馬克思及其朋友們的努力毫無成果。

那時候，已經有不少所謂行動家，過激的職業革命家，在他們的心目中，什麼都不够激烈。他們懷着一種錯覺，以為隨時可以用『騷亂』或臨時的暴動引起革命。然而他們什九都是空談家，而不是實踐家，都是詞句的賣弄者，從沒有在運動中做過一些認真工作。其中最激烈的份子的喧噪要使你覺得他們急想咬破一切剝削者的喉嚨，但後來他們自己都變成了大眾的最惡劣的剝削者。在後來的年頭，你可以看見其中的一些份子坐在自備馬車裏馳過倫敦的街道。

當我在要塞裏的刑期滿了以後，我於一八五六年回到倫敦，我在這裏終於跟馬克思直接接觸了。

一八五〇年，他和他們知友們脫離了共產主義工人教育社，因為在威利支（William）領導下的『暴動派』，在該組織裏佔了優勢。但當過激的革命黨人之一欽克爾（Chandler）被開除了的時候，我能敦勸馬克思重去參加那個組織，就政治經濟等課題發表演說。李卜克內西（Ludwig）和其他同志們也重新加入了組織。

欽克爾創辦了一種名為『赫爾曼』（Hermann）的期刊，牠在意大利戰爭的時期宣傳波那帕脫黨人（Bonapartists）的口號。爲了對牠的反攻，『Free Press』在

八五九年春出版了，馬克思被請爲牠的撰稿人。他替牠寫了一些關於普魯士對意大利紛擾的態度的非常有趣的文章，同時又在他的朋友間奔走募捐，以支持這個新報紙。同年出版了『政治經濟學批判』；一八六〇年馬克思又出版了『伏格特先生』(Vogel)，暴露這位紳士及其贊助人和黨徒的波那帕脫派的陰謀。這部著作是駁斥伏格特及其朋友們正在傳布的無恥的誣議的。牠包含許多關於一八四八年革命後避難運動的報導和歐洲各國內閣的外交陰謀的寶貴的紀錄。

到一八六四年。『國際』終於誕生了。我積極參加建立『國際』的工作，成爲總委員會 (General Council) 的一份子，因而跟馬克思發生了更密切的關係。

他總是特別喜歡跟手藝工人接觸，喜歡找機會跟他們談話。他特別喜歡跟那些毫不躊躇地坦白反對他的意見的人作伴，喜歡跟那些不以諂媚苦惱他的人們作伴。他對於手藝工人關於工人運動的意見，感到絕大的興趣。他老是準備跟他們討論重要的政治經濟問題，要立刻發見他們是否真正懂得自己所討論的問題，如果發覺他們真正懂得，他就高興得了不得。他對於『國際』的理事會，始終沒有缺席過一次，散會後，我們大多數人，馬克思也包括在內，往往走到一間安靜的酒館裏，各人對着一杯啤酒，繼續作非正式的討論。在回家的途中，馬克思往往談論經常的工作日，因爲早在一八六六年，我們已經開始爲八小時工作日宣傳，而這成爲一八六六年九月日內瓦大會中我們的綱領的一部份。馬克思老愛這樣說：『我們想建立八小時工作日，但我們自己却往往做了至少兩倍時間的工作！』這不幸是句真話，馬克思是太容易工作到超過規定的時間，使他

因工作過度而毀了健康。光是『國際』的事務就得費去他大量時間和精力——到底費去多少，則任何局外人都無法知道。此外，他還必須爲自己的生活工作，必須在大英博物館讀書室裏化去無數小時，爲他歷史的和經濟的著作收集材料。我的住址離博物館不遠，在他回到倫敦北市哈味斯托克山（*Herestock Hill*）梅特蘭（*Maitland*）地方的寓所的途中，馬克思往往折到我的家裏，跟我談談一些有關『國際』的事業的事情。他回到家裏，就吃夜飯，飯後稍稍休息一會兒。隨後他又開始工作，往往工作到深夜，甚至工作到下半夜兩三點鐘——特別是當他飯後由於同志們的訪問而離開寫字檯太久的時候。

馬克思的房子對於一個忠實的同志永遠開着房門。我永不能忘記自己跟他許多同志一道化費在他的家庭圈裏的愉快的時光。他的夫人是最特出的人物。她是一個高高的、非常美麗的、面貌出衆的婦人，但同時又這樣和善，這樣可親可愛，這樣生氣活潑，這樣自然而毫不故作，使客人們感覺到自己跟她在在一塊兒，好像在家裏跟自己的母親或姊姊在一塊兒一樣。她醉心於工人的主義；她對於工人們在跟資產階級的鬭爭中獲得的勝利，不管如何渺小，總是欣喜欲狂。

三個女兒也是從幼就十分關懷現代工人階級運動，它始終是馬克思家裏談話的主要題目。馬克思跟他的女兒們的關係是在人們想像的範圍內最親密最無拘束的關係。她們對他的態度，與其說是對待父親的態度，不如說是對待兄弟或朋友的態度，因爲馬克思不喜歡扮演有權威的父親的角色。在嚴肅的事情上，他是他孩子們的顧問；當他能夠分出一點時間的時候，他是她們的遊伴。他實在懷有極度對孩子們的愛，常常說自己最喜

歡聖經裏的耶穌的地方。就是耶穌對孩子們的愛。當他不必到倫敦中市去的時候，當他向罕普斯兌曠地散步的時候，你可以看見這位『資本論』的作者常常跟街上的一羣孩子玩耍。

像一切真正的偉人一樣，馬克思絕對沒有傲慢的習氣，他對於一切忠誠的努力給與應有的信任，他看重任何根據獨立思想的意見。像我在前面說過一樣，他時刻急想知道樸實的手藝人對於勞工運動的意見。他在下午常常跑來看我，領我出去散步，對我無所不談，我當然盡可能地讓他說話，因為聽聽他思想的發展，在他有興致的時候聽他說話，這都是非常愉快的事。我在這樣的場合總是被他吸引住了，覺得自己很難離開他。他跟在在一起時的吸引力，感動了，簡直可以說迷惑了一切跟他接觸的人。他有用之不竭的無限量的幽默，他的笑永遠是出於真誠。如果我們有些同志不論在那一國得到一點成功，他總要表現出真心的狂喜，使他同伴的人們也不由自主地被捲進愉快的洪流裏。他對於德國工人所獲得的每次選舉勝利總是高興得了不得，而對於每次勝利的罷工，也是這樣。要是他能親眼看見我們現在所能組織的大規模的『五一』示威運動，他該是何等的愉快呀！他的敵人們的攻擊不過使他覺得有趣，我喜歡聽他說到他們時那種幽默諷刺的口吻。當他自己的著作一旦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時，他對他們就顯得非常冷淡。要是談話中提到他某一期的著作，他就對我說：『如果你要看我全部的著作，你得回拉薩爾（Nitzsche）設法，他保存着我全部作品。至於我自己呢，我對於大多數著作連一冊都沒有保存。』這不是一種修辭學上的誇大，而是簡單的真實。要是他的某一著

作。巧有一冊存在我的手裏，他總要向我借閱。

有許多年，羣衆完全不知道馬克思的著作；就是今天，他們還是沒有充份瞭解牠們的價值。特別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後和革命期中所寫的著作，更其如此。這些著作的發行在當時遭遇到非常嚴重的困難。但是他其他著作也不爲人們所週知，因爲他決不是自吹法螺的人。有人說德國總工會（*The General Union of the Iron Workers*）的成立是近代工人階級運動的開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早的合作者們聽到這種論調，只好發笑。總工會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成立的。在這時候，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人們已經孜孜不倦地做了二十年的宣傳工作。我寫這些話沒有反對拉薩爾的意思。我在一八四八——一八五〇年這一時期中結識拉薩爾，爲了他的火山決口似的精力而器重他，樂於承認他的宣傳鼓動工作的強烈效果。應該感謝拉薩爾，他使勞工運動有了長足的進展。我最後一次看見他，是在一八五二年的十月和十一月，在科倫共產黨員被審判的時期，他當時是一個關心的聽審者。在他一再訪問倫敦的時候，我沒有會見他。他沒有到共產主義工人教育社來，而在馬克思的家裏，我也沒有碰到他。

八六八年十月初，馬克思與沖沖地告訴我，『資本論』第一卷已被譯成俄文，在聖彼得堡排印。他非常看重俄國的勞工運動，讚揚俄國人（他們爲了研究和傳布科學理論的著作而忍受巨大的犧牲），推崇他們能够把握現代的思想。當他的著作俄文版第一部到達他手裏時，他覺得這彷彿是時代的一個顯著的徵兆，是值得歡欣鼓舞的事件，不僅馬克思一個人如此，即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亦如此。

每當工人們在跟剝削階級的鬭爭中遭受一次失敗的時候，馬克思總是拳拳服膺戰敗者的主義，聚精會神地駁斥戰勝者必然發出的辱罵。他在『六月事變』(June Events) 一八四八年，巴黎) 以後的反應是這樣，在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失敗後的反應是這樣，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敗後的反應也是這樣——當時全世界的反革命份子，甚至大多數未覺醒的工人，都惡狠狠地攻擊任何敢於擁護『公社』的主義的人。馬克思是被屠殺、被逼害的『公社』戰士們的第一個保護人；而國際工人協會理事會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men's Association) 的宣言『法蘭西內戰』，證明他是用何等光輝的精力起草這個文件。真的，只有在失敗之後，我們才認識自己真正的友人。

『公社』倒台以後，『國際』的工作在馬克思看來是一天一天更惱人了，使他內心的滿意一天少似一天。每次革命固然吸引了許多勇猛的戰士，但同時也吸引了一羣投機份子，各種各樣的冒險家，他們希望從革命的局勢中獲得個人的利益。在『公社』的逃亡者隊伍中有許多這樣的腳色；因為他們從巴黎的事變中沒有得到利益，反而受到損害，他們現在盡力播種分裂的種子。這是比較容易做的工作，因為在『公社』社員隊伍中已經存在着顯著的衝突。勃浪基主義派 (Blanquists)、蒲魯東主義派 (Proudhonists)、自治主義派 (Autonomists)、無政府主義派，以及其他各色各樣『主義派』，不住地互相攻擊。這些糾紛反映在理事會的開會場面。會場上常常湧起猛烈的風暴，馬克思簡直無法說服伙伴們保持理性。他在這些場合所表現的容忍，實非筆墨所能

形容。但失望的『公社』社員們的歪曲意見和瘋狂的計策，也不時使他耐不住發起怒來。

勃朗基主義者是最惡劣的暴躁漢，最無理性的份子。他們已經再度壓制革命，準備執行胡亂的屠殺。

直到此時為止，這些紛爭與其說是怎樣嚴重，不如說是非常有趣；但法國代表們的內閣却把其他國家的代表們也拖入磨擦中了。有些同情這一派，有些同情那一派。加之頭號的陰謀家巴枯寧從中煽動，*Fligh Hobson*（當時理事會開會的地點）的會場的騷動，實非言語所能形容。無止息的磨擦，言語的爭辯，意見和意氣的衝突，簡直無法保持會場的秩序。那些慣於責備馬克思缺乏容忍的人應該知道他帶着怎樣的手腕和耐心說服論爭者的觀念，指出他們思想錯誤的地方。

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每個政治的戰士絕不能過份寬容；照我的意見，我們應該大大感激馬克思，因為他用種種方法把野心勃勃的愛鬧的份子關在『國際』的門外。在組織的初期，一羣非常混雜的份子要求加入組織——其中有無神論的高級牧師布拉德羅（*Bradlaugh*）。我們主要地應該感謝馬克思的地方，就是他教這些英雄豪傑們懂得國際工人協會不是培養宗派的機關，不管是信仰宗教的、反宗教的、或其他任何宗派。

當他的女兒燕妮和羅拉嫁給兩個跟他志同道合的優秀份子的時候，馬克思感到大大的快慰。燕妮的丈夫是查理斯·朗格（*Charles Longue*），而羅拉的丈夫則是保羅·

拉發格 (Paul Lafargue)。他最小的女兒伊利諾到頭也嫁給一個有才能的社會主義者愛德華·阿維林 (Eduard Vaillant)；可惜她在她雙親過世以後才找到這個丈夫。否則他們聽見自己的孩子們的活動都是爲工人們的解放，應該感到何等的愉快！要是能够歡迎最近十年來工人階級運動的進步，他們該是何等的歡喜！

馬克思的長女燕妮秉有她母親全部的品性，無比優良的品性。她母親在一八八一年不合時宜的死亡，是發生於馬克思最不順適的時際的大不幸。馬克思的長女燕妮，在一八八二年死去，她母親比她僅僅早死十二個月。他受了這兩個可怕的打擊，始終沒有復原。他本來患着烈性的咳嗽症，他咳得那麼厲害，彷彿要把他強壯的軀體震得粉碎。但在這以前的許多年頭，頑強的過度工作已經摧毀了他的體格。約在十年以前，醫生已經禁止他抽煙。他抽煙一向抽得很厲害，這是一種大大的犧牲。我在醫生的禁令頒布後第一次會見他的時候，他驕傲地告訴我，他有多少天不抽煙了。他說決心不再抽煙，直到獲得醫生的允許。在此後的幾次會見中，情形也是一樣；他總是告訴我他奉到醫生嚴厲的禁令後有多少天，多少星期了，而且向我保證決不破壞禁律。實際上，他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真心在戒煙。不久以後，當他的醫藥顧問允許他一天抽一支雪茄煙的時候，他是愉快得多了。

馬克思沒有活到應有的年紀，這該是大家公認的事實。他的知交們老早就爲他的健康担心，因爲當他的研究科學和從事勞工運動的興味摧毀着他的健康的時候，他沒有採取適當的攝養。在這些事情上，他的任何朋友和任何家人都說不動他。他的遺著足以說



明他帶了多少學問的財富一同進了墳墓，雖然這些著作還不及他預備寫的著作十分之一。然而這些文章到底作爲他的遺產而傳給我們了，而且將爲我們所理解。我們應該慶賀自己，因爲馬克思最老、最知己的朋友弗利特利支·恩格斯還是精強力壯地跟我們一同活着，他將負起編輯馬克思的遺著的責任。

馬克思甚至在死後還給與我們這樣新的學識和新的見地，他的遺教正在戰鬪的無產階級中間日益廣泛地傳佈着，牠們日益加甚地影響着任何地方的工人階級運動。馬克思不但向羣衆發出『全世界的工人們，聯合起來』這個強有力的口號，便算滿足；他還提供了一個能使他們聯合起來而且正在聯合着的組織。以卡爾·馬克思爲主腦的『國際』已經再生了，而且比以前更加強大；現在被國際勞工運動中的工人階級的戰鬪部隊所圍聚的旗幟，就是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豎起來的旗幟，戰鬪的無產階級已將這頂旗子擄負了整整一個世代。在這旗子底下，工人的軍隊正在往前行進，不斷地獲得勝利。

——林淡秋譯

## 附錄

## 馬克思是怎樣學習的

M·格略塞爾著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列寧在蘇俄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說的時候，曾經這樣講起馬克思：

「假如你們提出這樣的問題：爲什麼馬克思的學說，能够抓住最革命階級中的千百萬人的心呢？那麼你們就只能得到一個回答，因爲馬克思是站在資本主義時代人類所能獲得的各種知識的成果基礎之上的；馬克思研究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法則之後，就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可避免的要走向共產主義；而主要的，還是因爲他根據了對於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所作的最精確的、最詳細的和最深入的研究，再靠了他完全把握住以前科學所提供的一切成果，才能證明出這一點。」

「凡是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他都批判地加以改造過，一絲一毫都沒有放鬆忽視。」（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三十卷第四〇六頁。）

馬克思一生都在學習。當他讀完了大學和得到博士學位時，他又重新研究科學，而

同時又從事大規模的革命宣傳、鼓動與編輯的工作。馬克思的科學研究工作，時時刻刻都是因革命鬭爭的要求而決定。馬克思本人在他所著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序文中，曾經這樣描寫了他這個時期的科學研究工作的情形：

『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三年當我任『萊茵新聞』的編輯時，我最初才到了必須對所謂物質利害關係的問題發表意見的困難情況。萊茵省議會關於林木盜伐和土地所有權再加劃分的問題的討論，當時萊茵省省長馮·夏培爾先生關於摩賽爾農民情況的問題對『萊茵新聞』所作的官方的論戰，最後，還有關於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的討論，都給了我對於經濟問題的研究以最初的激動。從另一方面講，當『向前邁進』的善良願望正好多倍地超過於專門學識之上的時候，在『萊茵新聞』上就可以聽到一種帶着輕微的哲學色彩的法蘭西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反響。我自己發表了反對這種愛好的意見，但同時在和『奧格斯堡總匯報』的論戰中，我又坦白地承認了我當時的知識，還不容許我對這些法蘭西思潮的內容作任何獨立的判斷。』（見『馬克思全集』俄文本第二卷第一分冊第五——六頁。）

馬克思的這段故事，告訴我們他善於正確而及時地認清他自己知識上的缺點，並且絲毫不濫於承認這個缺點，他對於任何一個問題，假如還沒有充分的準備時，他決不肯險地『作任何獨立的判斷』，而立刻就進而作更詳細的研究。

列寧在一九二〇年也曾向青年團員們講起這一點，警告他們要反對理論研究上的膚淺的毛病。他這樣講過：『假如我曉得我知道的事情很少，那我就想辦法要多知道一點。』（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三十卷第四〇七頁。）

馬克思爲了要充實他在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三年所感覺到的那種知識上的不足，他是從不惜勞苦去加以研究的。

一八四三年的秋天，恩格斯這樣寫道：『馬克思懷着狂熱在研究政治經濟學、法國社會主義者的思想和法國史。這個研究的結果，就是他本人轉向社會主義。』（見『馬克思全集』俄文本第十六卷第二分冊第二五六頁。）

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在他所製定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世界觀上，是起着巨大的作用的。馬克思一直到死的那天，都沒有中止他對於經濟問題的研究，他所遺留下來的原稿、抄本、提綱、摘錄、以及他在批判地整理他所研究的各種問題時所做的雜記，都給了我們一種可能足以從這位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天才奠基者的創造工作的實驗室中，抽取到他最寶貴的教訓。

爲了要達到馬克思所造成的那種對於社會生活的深刻認識，不僅僅需要有人類似的能力，同時還需要對於科學與生活的一切部門有着巨人似的知識。而馬克思本人就是完全能掌握這些知識的。

保羅·拉發格這樣寫道：

『馬克思的頭腦，是用歷史與自然科學部門中的以及哲學理論中的多得難以盡信的事實來武裝起來的，他並且善於卓越地利用他在長期思想勞動中所聚集起來的全部知識與觀察。』（見『馬恩選集』俄文本一九四〇年版第一卷第九二頁。）

馬克思善於積極地從過去科學中，提取出科學在人類知識的各種最不同的部門中所

能提供給他的一切東西。凡是他爲了這個目的所需要的一切『生產工具』，他都用自己的手來爲自己鑄造出來。

馬克思用最精細的方法，時常多次反覆地來研究這一本書或是另一本書，他不僅研究了在他以前所出版的全部哲學的、歷史的與政治經濟學的著作，——他還研究了技術史、實用經濟、各國工業與農業的情況、統計學，甚至還研究過意大利的複式簿記。他的記憶力是異常驚人的。他從年青的時候起，就學會了鞏固與發展自己的記憶力，他按照黑格爾的勸告，學習用他不熟悉的語言來背誦詩歌。雖然這樣，他從不單靠他自己的記憶力，他還時常在他的抄本裏，記出他想豐富他自己的記憶力的各種實際資料。他有一種時常重讀自己的筆記、並將他所集起來的材料再加以系統化的習慣。

從馬克思的抄本和通信中，同樣地也可以看出，他是用了多麼大的注意力於獲得正確的知識。他特別研究過高等數學、物理學、化學，研究過自然科學，甚至還研究過生理學和解剖學。例如馬克思在一八六四年七月五日寫給恩格斯的信中，就有這樣的話：『在這個完全不能工作的時期當中（馬克思這個時候正患流行性感冒——原作者註），我讀了加本特的生理學，洛爾德的同一著作，克里凱爾關於組織學的學說，希普茲漢的腦與神經系統的解剖學，希萬和希萊頓的細胞學說……。在最近這個時期中，我想多多地研究解剖學和生理學，除此之外，我還準備去聽當場有實物展覽和解剖的課程。』（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二十三卷第一九二頁。）

當一八六三年正月間，馬克思在著作『資本論』時，他曾到地質學院聽過威里斯教

授的實用工藝學教程；研究過地租的問題，研究過土壤化學。

馬克思不斷地工作着，他常以休息的形式，從這一個對象轉移另一個對象，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多樣化。閱讀文藝作品，閱讀莎士比亞、海涅、巴爾扎克以及其他所喜歡的作家及詩人的作品，這對於他就是休息。

拉發格寫道：

『除去閱讀詩人和小說家的作品之外，馬克思還有一個特別的休息腦力的方法：這就是弄數學，他對於這門科學是有着特別的熱愛的……』（見『馬克思選集』俄文本第一卷第九〇頁。）

當他的妻子生病的時候，他無法繼續他經常的研究工作，『就寫成了一篇關於無限微積分的論文，據許多看見過這篇文字的數學專家們的批評，它是具有極大的科學價值的……』（見前書同頁。）

當馬克思生病的時候，正像我們從前面引的信中所見到的一樣，他就研究『一些比較輕鬆』的科學，例如生理學和解剖學。

至於馬克思怎樣組織他自己的工作和怎麼處理書籍的情形，拉發格曾經這樣告訴我們：

『馬克思從不讓任何人整理，其實講得更正確一些，是弄亂了他的書籍和紙張。它們只有在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紊亂的；其實每一件東西都是放在它一定的位置上，他用不着尋找，很快地就能拿到他所需要的任何書籍或是抄本。甚至在講話的時候，他也

時常會停下來，找出書中的一段引用的文字或數字給你看。他和他自己的工作室合而為一個整體，在他的工作室裏面的書籍和紙張，就像是他身體的四肢一樣地，服從他的意志。

「在排列書籍的時候，馬克思並不滿意於外表的整齊；各種開本的書和小冊子都一本一本地緊排在一起；他不是按照它們的開本，而是按照它們的內容來排列的。對於他，書籍是智力勞動的工具而不是奢侈的裝飾品。「它們是我的奴隸，它們應該按照我的要求而為我服務」……他在書本上劃綫的辦法，使得他很容易找到書中所需要的地方。」（見前書第八八頁。）

馬克思特別重視做提要的工作。視為是一種通曉他所讀過的材料的工作的過程，我們從這樣一點上也可以看出，就是他甚至還為他自己個人的藏書做提要。但是我們知道，馬克思並不滿足於單純的閱讀和為書本做提要的工作，他批判地攝取了它們的內容，檢查了書本中所引用的事實，給它們以最嚴格的分析，有時為了證實某些事實而研究了堆積如山的統計資料。馬克思從不利用任何沒有檢查過的資料來源，正像恩格斯所說的，「他是不採用間接得來的資料的，他永遠努力搜求直接的材料來源；而甚至根據直接的資料來源來檢查次等的材料，並專為這件事不惜多到大英博物館的閱書室去走一趟。」在研究每一個對象和現象時，馬克思都要研究它的歷史來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很明顯地，就是每一個研究的對象，都引起了他的許多的問題。如當他在寫作『資本論』第三卷中的地租一部分時，他特別研究了原始社會史、農學、俄國和美國的土地

關係、地質學以及其他許多問題。爲了能更好地研究俄國的土地關係，他還化了很多的時間專門認真地學習俄文。

爲了遵守他自己和恩格斯的根據直接資料來源研究問題的方法，馬克思特別學習把握住他在研究工作的過程中所需要的外國語言，好用這種文字的原文來閱讀資料原著。馬克思能閱讀歐洲各國文字的書籍，並能毫無錯誤地用德文、法文和英文寫文章。除此之外，他還學了古斯拉夫文。俄國文和塞爾維亞文。馬克思非常重視學習外國語言。照保羅·拉發格的說法，他喜歡重複這樣一句話：『外國語言是生活鬪爭中的一種武器。』我們從他在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日寫給他父親的信中就可以看出，當他十九歲的時候，他已經不只是單純地，換句話說，就是靠文法的幫助學習英意兩種語言，他還把很多東西從外國文翻譯成德文。從外國文翻譯，這是學習外國語文的一個最好的方法，列寧後來也會這樣地實踐過。

當馬克思努力學習俄國文時，他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

在一八七七年底寫給俄國『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中，他曾經這樣講道：

『爲了要具有批評現代俄國經濟發展的知識的可能，我學習了俄國的語言……，此後好多年當中，又研究和這個問題有關的許多官方及其他的出版物。』（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十五卷三七六頁。）

在馬克思的抄本中，到現在還保留了許多筆記，足以證明他是用了怎樣的頑強和勤勉的精神來研究俄國語言。他記下了每個生字的意義、格的變化和動詞變化表，還化了



很多的力氣於把握俄國文的特點，如動詞的各種形式和格的語尾等等。他第一本作為實習之用而讀的書，就是赫爾岑的『牢獄和放逐生活』（見赫氏著的『過去和思想』的回憶錄）。在他開始學習俄文的六個月之後，他已經能夠閱讀原文的俄國文藝作品，他讀了普式庚、果戈理和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的著作；再過了六個月，他在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寫信告訴齊格菲里德·邁耶爾，說他已能非常流利地閱讀俄文了。

下面就是從這封信中引出的一段話：

『我不知道曾否告訴過你，我從一八七〇年初，就開始學習俄文，現在我能非常流利地閱讀這個文字。這是因為有人從彼得堡寄來了一本弗萊羅夫斯基所著的非常有趣的『論俄國工人階級（特別是農民）狀況』的著作而引起的，同時我也想能閱讀車爾尼謝夫斯基的優越的經濟論著（他曾被放逐到西伯利亞七年之久）。在我這樣的年紀，要能把握一種和古典的日耳曼系與羅曼斯系的語言截然不同的文字，這是要化很大的氣力的。現在俄國的思想運動，證明出了一件事，就是民心的動搖不安是越來越深了，思想時時刻刻都是用許多看不見的綫和人民的身體相聯繫着的……』（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二十六卷第八七——八八頁。）

——葆荃譯自『論馬列主義古典作家們的研究與寫作方法』。

## 馬克思略傳

科學的共產主義之天才的創立者，世界無產階級底偉大的導師和領袖，第一國際（『國際工人協會』）底靈魂和組織者——卡爾（名）馬克思（姓）於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生於德國的居利城。父親是一個律師。馬克思在居利中學畢業後，開始在波恩大學，後來在柏林大學肄業。在柏林時馬克思加入了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底有革命傾向的學生們的一羣，這羣學生叫作『青年黑格爾派』。在大學畢業時馬克思寫了一篇博士論文，題目是：『德謨克里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之區別』。在這個著作中馬克思還是站在唯心主義的立場上。博士論文交好後馬克思由柏林到波恩。一八四二年底到了科隆，在這裏他作了『萊茵新聞』（萊茵急進派資產階級的機關報）的主編。列寧評論馬克思在萊茵報工作的這個時代，是標誌着馬克思由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和由革命的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時代。一八四三年初，這個在馬克思領導下循着革命民主主義路線，經常受嚴格檢查的『萊茵新聞』被禁止出版了。這年的秋天（這時他和他小時的女朋友燕妮結婚）馬克思來到巴黎。在這裏他和阿爾諾爾德·魯格共同發行『德法年鑑』。爲這個刊物他寫了一些很好的文章——『黑格爾哲學批評引言』，『猶太問題』、列寧指出這些文章之巨大的意義。『馬克思在這個雜誌上所寫的文章裏面已經是作爲革命家而發言了，他宣告『對一切現存制度之無情的批判』，特別是『對武器的批判』，他訴之

於羣衆和無產階級。』（列寧）一八四四年九月在巴黎，馬克思和恩格斯會見了，從此就開始了他們兩人爲工人階級事業共同的奮鬥。一八四五年他們共同寫的一本書『神聖的家族』出版了，這本書是反對青年黑格爾派首領蒲魯諾、鮑威爾及其一夥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新的，已經形成了的科學的共產主義理論，在他們於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共同著作的『德國的意識形態』一書裏闡明了。在巴黎，馬克思精深地研究了政治經濟學和法國革命史，同時沒有間斷自己的巨大革命工作。由於普魯士政府的多次要求，一八四五年馬克思作爲一個危險的革命家而被逐出巴黎，他到了比國的不魯塞爾。在這裏他於一八四七年發表了他的著作『哲學底貧困』，這是反對無政府主義者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蒲魯東所著的書——『貧困底哲學』的一本書。就在不魯塞爾，馬克思加入了祕密的宣傳團體『共產主義者同盟』，積極參加了並領導了它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受大會的委託，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協會的綱領。這就產生了有名的『共產黨宣言』，它是在一八四八年二月出版的。『在這一著作裏，用天才的顯著性和鮮明性，描繪出來一個新的宇宙觀（世界觀），澈底的、包括着社會生活領域的唯物主義，關於發展之最周到和深刻的教義——辯證法，階級鬥爭底理論及新的共產主義社會底創造者——無產階級底全世界歷史的革命的的作用。』（列寧）

在比利時，馬克思繼續他反對普魯士政府的鬭爭，後者重新要求放逐他，恰當法國發生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比利時政府爲不魯塞爾開始了的民變所嚇倒了，就逮捕了馬克思並驅逐他出境。

馬克思來到巴黎。在德國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後，馬克思又到了科隆，在這裏創辦了『新萊茵新聞』。在德國的反革命得勝之後，馬克思被法庭審判，隨後又驅逐出國。他又來到巴黎，但在一八四九年六月事變之後，從那裏又被逐走了。

馬克思於是來到倫敦，在這裏竟一直住到他死之日。

在法國國家政變（一八五一年）之後，馬克思發表了他的著作『拿破侖第三政變記』，在本書裏他總結了一八四八——一八五一年革命的革命。革命後的幾年是馬克思為創作他的主要科學巨著『資本論』而加緊工作的幾年。馬克思研究經濟的結果，於一八五九年出現了『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第一版。『這部著作是馬克思關於價值的理論之第一個有系統的闡明，包括關於貨幣的學說。』（恩格斯）八年以後，一八六七年在漢堡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的主要著作，闡明着他的經濟的——社會的基本觀點，以及他對於現存社會，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和它的結果的主要批評。』（恩格斯）馬克思著作『資本論』的後來幾年也是他熱烈作革命實際活動的幾年。在六十年代之初，工人運動加強了，馬克思企圖實現他的理想——成立一個先進資本主義各國工人底同志會（同盟）。一八六四年在倫敦成立了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它的促成者和思想的領導人是馬克思。他寫了國際底成立宣言，起草了差不多它的全部重要文件。建立第一國際，馬克思給世界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奮鬥立下了基石。領導國際，馬克思為克服工人運動之散漫性，為建立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進行鬥爭的組織』以代替各色各樣社會主義的和半社會主義的各種宗派，進行過許多鬥爭。在與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

義，與蒲魯東派、巴枯寧派及其他非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底代表們作不調和的鬭爭中，馬克思製出了工人階級鬭爭底革命的策略。一八七一年馬克思寫了有名的『法蘭西內戰』，在這個著作裏他對『巴黎公社』的經驗作了天才的分析。照列寧的說法：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估價是『深刻的、準確的、輝煌的和積極的、動人的、革命的』。

巴黎公社陷落以後，反動潮流猖狂，第一國際的總部移到了美國，後來在一八七六年宣佈解散。馬克從這時起就專心致力於『資本論』之完成。他很明顯地知道這個工作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對於世界工人階級之巨大意義。與此同時，馬克思繼續作組織無產階級的緊張的工作。他曾是世界一切革命力量的吸引力的中心。這是馬克思的生命與活動的最後一個時代，這時代可惜沒有繼續許久。

不斷遭受反動政府的驅逐；終身沒有逃出來過的、只有恩格斯的物質的維持得以間或減輕一點的異常的貧困；和各色各樣非無產階級的及反無產階級的流派作殘酷的鬭爭；高度緊張的理論工作——所有這些，消耗盡了馬克思的全部精力。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二時三刻停止了這個在一切天才中最有天才的、人類歷史最進步的，命定要翻轉世界歷史的階級，無產階級之腦與心——馬克思的生命。『他死了，他是為全歐洲和美洲——從西伯利亞的鑛工到加里福尼亞……成百萬成百萬的革命的戰友們所尊敬的、所深愛的、所哭泣的。』（恩格斯）

馬克思是無產階級革命理論與策略的創造者。他和恩格斯一同建立了無產階級底革命的、所深愛的、所哭泣的。——辯證唯物主義。把這個世界觀應用於社會歷史領域，馬克思建立了歷史

唯物主義——關於社會發展規律、階級鬭爭規律的科學。

有着辯證的和歷史的唯物主義這個武器，有着對全世界歷史最深刻的知識，和對資產階級社會底經濟的和政治的生活的周密的研究，馬克思天才地揭露了資本主義發生底過程，它的發展底規律和傾向及它的滅亡底條件。馬克思歷史地證明了資本主義制度之沒落性和新制度——共產主義制度之勝利的必然性。

從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底階級利益之不能調和這個事實出發，從分析無產階級底歷史使命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及新的、共產主義社會底創造者出發，馬克思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認為這是從資本主義革命地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工具。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是馬克思主義中基本的和主要的學說。

馬克思建立了科學的共產主義底理論，以對抗在他以前所存在過的烏托邦（空想的）社會主義底各種各樣的理論。

馬克思學說的各方面是內部互相聯繫和不可分割的。

「馬克思底學說很有力量，因為它正確。它充實而完整，給人們以完整的世界觀，和任何異端迷信、任何反動、任何資產階級腐朽底辯護，都是不調和的。」（列寧）

馬克思學說是不朽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死後，這個學說得到了向前的發展為列寧主義——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蕭三譯自一九四〇年版俄文的『哲學簡要詞典』

# 馬克思年表

一八一八

(五月五號)馬克思誕生於居利。

一八三五

畢業於居利高級中學。

一八三五—三六

在波恩大學學習法律。和燕妮女士訂婚。

一八三六—四一

在柏林大學學習法律、歷史和哲學。開始研究黑格爾。加入青年黑格爾派；波爾、盧登堡、米陽和戈本等。初次文

藝習作(詩及其他)。

一八三八

馬克思底父親死了。

一八四一

畢業於萊那大學。

一八四二—四三

投稿於科隆『萊茵新聞』，後來任編輯。與魯格合作。

一八四三

與燕妮結婚。

一八四三—四五

旅居巴黎。

一八四四

與魯格共同發行『德法年鑑』。投稿於巴黎『前進』(伯恩斯頓和貝那士主持)。研究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結交海涅、普魯東等。初次會見恩格斯；研究經濟學和哲

學。

一八四五

基佐應允普魯士政府的請求把他逐出巴黎。

一八四五—四八

旅居不魯塞爾。與恩格斯合作『神聖家族』和『德意志意識形態』(和黑格爾派，費爾巴哈，斯丁納爾及『真正社會主義者』論戰)。投稿於『社會之鏡』、『維斯特伐倫汽船』和『德文不魯塞爾新聞』。

一八四七

和維特林會見並且討論。和普魯東論戰，作『哲學的貧困』。加入共產主義者同盟。講演保護貿易、自由貿易、工銀勞動和資本。與恩格斯同被委任起草『共產黨宣言』。

一八四八

『共產黨宣言』出版。被逐出不魯塞爾。改組共產主義者同盟(恩格斯、斯卡伯、烏爾伏、斯蒂方、波恩等)。

一八四八—四九

在科隆任『新萊茵新聞』編輯。會見拉塞爾和弗利里格來士。遊歷維也納：對維也納工人協會演講。

一八四九

被控違犯出版法及煽動武裝叛亂，旋由科隆檢察官宣告無罪開釋。馬克思被逐出科隆，『新萊茵新聞』停刊。代表德國民主黨出席巴黎民族會議。被逐出巴黎。

一八四九—八三

流寓倫敦。



一八五〇

恩格斯到倫敦，然後到孟徹斯特。發行『新萊茵評論』。對倫敦工人教育協會演講。最小的兒子死了。

一八五二

最小的女兒死了。担任『紐約論壇報』通訊員（一直到一八六一年）。投稿於大憲章派的報紙。共產主義者同盟解散。與德國流亡者爭論。科隆共產黨案。『拿破侖第三政變記』。

一八五五

馬克思底兒子愛加死了。

一八五七—五八

編纂『美國新百科全書』。和拉塞爾通信。

一八五九

『政治經濟學批判』出版。投稿於倫敦的『羣衆』。

一八六〇

與佛格特論戰。

一八六一—六二

投稿維也納『自由報』。

一八六一

重返德國。在柏林會見拉塞爾。

一八六三

拉塞爾建立全德工人聯合會。

一八六四

拉塞爾死。在倫敦聖馬丁堂中成立國際工人協會。馬克思起草『成立宣言』。威廉·烏爾伏死。

一八六五

與斯乞委塞底『社會民主』短期合作之後脫離全德工人聯合會。講演『價值價格和利潤』。倫敦國際會議。

一八六六

日內瓦第一次國際大會。『先驅』是國際的機關報。

- 一八六七 『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洛桑稜第二次國際大會。
- 一八六八 不魯塞爾第三次國際大會。巴枯寧建立國際社會民主聯盟。
- 一八六八—六九 西歐中歐罷工運動盛行。
- 一八六九 伊森那赫德國社會民主勞工黨大會。巴斯勃第四次國際大會。關於巴枯寧的機密通告。
- 一八七〇 國際理事會對於普法戰爭的宣言：恩格斯定居於倫敦。
- 一八七一 巴黎公社。國際理事會宣言：『法蘭西內戰』。倫敦第二次國際會議。與萊比錫『民國報』合作。
- 一八七二 海牙國際大會。開除巴枯寧。國際理事會移至紐約。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演說。
- 一八七三 作反對巴枯寧的小冊子：『社會民主聯盟和旅行家國際協會』。馬克思患重病。
- 一八七五 德國各勞工黨派在哥達合併。馬克思作『哥達綱領批評』。
- 一八七六 巴枯寧死。
- 一八七七 與恩格斯合作『反杜林論』。
- 一八七八 德國宣佈反社會主義法令。

- 一八一九—一八三  
 一八八一  
 一八八二  
 一八八三  
 一八八五  
 一八九四  
 一八九五

馬克思患病。

馬克思夫人燕妮死。

旅行至阿格斯和法國。馬克思女兒燕妮死。

（三月十四號）馬克思死。

『資本論』第二卷出版。

『資本論』第三卷出版。

恩格斯死。

空白页